

■文博圆桌谈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 全称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

自2026年起, 国务院将每年4月第四周设立为“全民阅读活动周”。今年主题为“共促全民阅读, 共建书香社会”。

本报记者采访译林出版社总编辑、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出版传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遇,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数字出版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颺, 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文博图书馆专业组主任翁淮南,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周繁文, 围绕活动主题, 聚焦文化遗产、考古文化类图书的创作、出版与阅读, 探讨数智时代阅读领域的现状与困境, 为推动书香社会建设建言献策。

数智时代, 阅读何为?

本报记者 续红明

自2026年起, 我国正式设立“全民阅读活动周”, 并出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这一系列举措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时代意义与政策导向? 读书之于文化强国建设, 为何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王颺: 全民阅读从活动上升为国家制度, 迈入法治化、常态化发展轨道, 表明全民阅读在文化强国建设、在构建终身学习型社会、提升全民文化素养方面的重要意义与地位。当前内容媒介日趋多元, 碎片化浏览泛滥, 深度阅读弱化, 精神文明建设面临新挑战。国家以立法固化全民阅读工作, 核心就是以制度力量引领全民阅读良好风尚, 夯实社会文化根基。

文化强国, 根在文脉传承, 本在全民阅读。书籍是文明赓续的重要载体, 以经济实力筑牢发展基础, 文化阅读凝聚民族底气。唯有持续深入推进全民阅读, 才能实现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发展。可以说, 全民阅读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翁淮南: 我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 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 从来都与阅读的普及程度紧密相关。《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施行, 实际上是用法治力量来构建全民阅读长效机制, 涵养“书香中国”,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 阅读从来都不是小事, 它是传承中华文明的载体, 是提升国民素质的关键, 更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核心路径。

现在我们身处数智时代, 碎片化阅读、浅阅读越来越普遍, 甚至出现了AI代读的情况, 很多人慢慢失去了深度阅读的能力, 也容易陷入信息茧房, 这其实是如何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面临的一大挑战。而全民阅读的推进, 正是用制度保障我们能读到优质内容。在技术变革、文化多元的今天, 我们要把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 通过阅读厚植家国情怀,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让中华文脉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 凝聚起全社会的文化共识。

说到读书对文化强国的作用, 我的感受尤为真切。首先, 阅读是文化传承的生命线, 那些承载着民族记忆、价值与审美的书籍, 只有通过阅读, 才能真正“活”起来、“火”起来,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其次, 阅读是提升国民素质的基石, 无论是启智增慧, 还是涵养道德、塑造品格, 阅读都是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尤其是对青少年来说, 从小养成阅读习惯, 能影响他们的一生, 也能为全民素养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 阅读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当我们深入阅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才能真正理解我们民族的精神内核, 形成深刻的文化认同, 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 阅读也是文明互鉴的桥梁, 通过阅读, 我们既能读懂自己, 也能了解世界, 进而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 提升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一

阅读需要沉下心来, 贵在持之以恒。除了专业阅读之外, 广义的读书在您个人精神生活中占有怎样的位置? 为何在快节奏的当下, 依然需要坚持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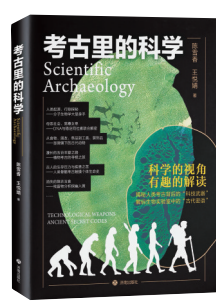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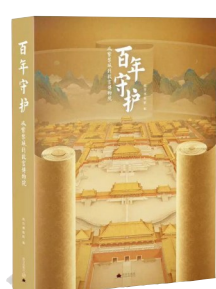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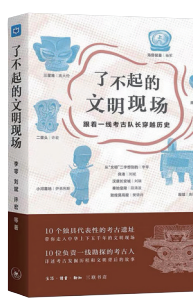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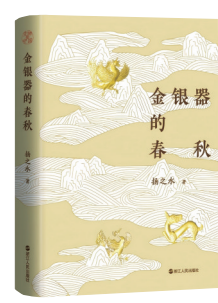
张遇: 最近有专家预言, 五年后出版业就会消失。但回望历史, 人类阅读的载体一直在变, 出版的本质没变——都是把人类的精神产品通过载体固化、保存、复制和传播。从最早的简牍、绢, 到现在的纸、电子设备, 变的是载体, 不变的是功能。

我觉得, 经典著作还是应该看纸质书。打开一本书时的书香, 纸质书带来的情感价值和形式价值, 是无法替代的, 它会一直存在。但从便捷性来说, 电子书确实胜过纸质书。纸质图书重, 占地多。我现在出门, 一般带个平板电脑, 里面能装很多书, 随时能换着读, 这是纸质书比不了的。

作为出版从业者, 我其实也挺矛盾的。现在电子书、有声书的销量, 跟传统纸质书没法比, 这对出版企业来说不是好事, 因为电子书、有声书的销量增长, 很难弥补纸质书下滑的损失。但另一方面, 我在朋友圈里经常看到有人



本版责编: 续红明 李端 严小稚



晒书单, 说今年在微信读书读了二三十本。不管怎么说, 他们确实读了书, 达到了吸收知识、获取信息的目的, 这也是好事。

王颺: 读书于我个人而言, 既是工作所需, 更是精神刚需。现在纸质书在我的日常阅读里大概能占到一半的比例。但从整体阅读量来看, 我通过数字渠道进行的碎片化阅读要远远多于纸质阅读。

世界各国普遍出现“由书转屏”的趋势, 大家都面临阅读媒介已然改变的现实。我国互联网用户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全民日常高度依赖移动终端, 更是放大了这一变化。前段时间业内一直在讨论, 听书到底算不算阅读, 国外学界也有相关探讨。在我看来, 听书也属于阅读。随着时代不断发展, 阅读的内涵和外延都在持续拓展, 在数字化环境下, 阅读的范围变得更广, 形式也更加多元。

但无论媒介如何更迭, 阅读的核心价值从未改变。碎片化阅读可以满足日常信息获取, 而沉浸式、系统性的阅读, 能够涵养心性、丰富精神世界、构建完整知识体系。在快节奏生活里, 坚持阅读本质上是守住自身的精神内核, 这也是全民阅读和文化传承的根基所在。

翁淮南: 阅读应是终身的。有人研究过, 18世纪以前, 知识更新速度为90年左右翻一番;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知识更新加速到3至5年翻一番。近50年来, 人类社会创造的知识比过去3000年的总和还要多。还有人认为, 在农耕时代, 一个人读几年书, 就可以用一辈子; 在工业经济时代, 一个人读十几年书, 才够用一辈子; 到了知识经济时代, 一个人必须终身学习, 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各方面的知识素养, 不自觉学习各种科学知识, 不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 那就难以增强本领, 也就没有办法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事实上, 我们就是退休了, 还是离不开阅读的。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过, 阅读能让日子充实, 生活快意, 生命完美, 精神丰富。相信其他阅读者也有我这种体验。至于在快节奏的当下, 为什么依然要坚持读书, 我想这既是对自我的负责, 也是顺应时代的必然选择。

首先, 阅读是喧嚣快节奏生活里的精神栖息地, 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工作都很忙碌, 难免会有疲惫、浮躁的时候, 而捧起一本书, 就能拥有一段安静的独处时光, 成为心灵的避难所。在这里, 我们可以让思绪沉淀, 让情绪安放, 快速从繁杂的事务中抽离, 回归内心的平静, 给心灵充能。

其次, 阅读也是自我成长的阶梯。通过阅读, 我们能跳出专业的局限, 拓宽视野, 提升认知, 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 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涵养心性。让我们以更从容、更通透的心态, 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与纷扰。从时代发展的角度来说, 现在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 社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终身阅读已经不是一种选择, 而是适应变化、提升自身竞争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必备能力。

除此之外, 文学、艺术、历史类等广义上的阅读, 还能给我带来情感与审美的滋养。它能丰富我的内心世界, 提升我的审美素养, 激发我的想象力, 让原本平淡的生活多一分诗意与温度, 让我的精神世界不再空洞, 变得充盈而饱满。更难能可贵的是, 阅读就像一座思想对话的桥梁, 让我能够跨越时空, 与古今中外的智者对话, 汲取他们的人生智慧, 开阔自己的格局, 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周繁文: 由于从事科研工作, 虽然一直坚持读书, 但大部分阅读比较“现实”, 类别也比较单一, 主要是与专业相关或相近的古代文献、学术著作。有时想拓宽一下读书面, 阅读一些跨学科的书籍, 仍然以学术著作为主。我读大学时, 老师们就曾说要多读书、要涉猎广泛。工作后从事科研的需要, 从阅读面上来说, 却是越来越专也越来越窄。我现在的书也常把从前我的老师们说的这番话传递给本科生们。因为我们考古学是人文学科, “专”固然是必要的途径, “博”对于理解社会、理解人类, 阐释过去并进而复原过去的人类社会和历史, 更是必要的。

而非专业的角度来说, 我很喜欢阅读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 闲暇时会一翻再翻, 这些经典里集中了人类最精华的智慧、文化、审美和情感等, 人一生中会遇到和产生的命题、困惑、思考和感受, 其实在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里都有记录、传递。虽然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 但人类共同的底色和要面对的许多命题, 在当下仍然是能向这些经典作品去寻求答案、经验或共鸣的。因此, 我觉得广泛的阅读能塑成个人在面对人生和时代之变时的力量和底气, 而更微观一些的, 有时可能就是去书里完成一次跨时代、跨次元对话。

二

曾经, 北京图书大厦摩肩接踵的读者、三联书店台阶上挤满了坐着读书的年轻人, 堪称京城动人的风景线。如今, 各地实体书店的客流量都大幅减少, 读者群体逐渐分流, 原因有哪些? 实体书店如何转型发展?

张遇: 当前实体书店正经历从传统图书卖场向多元文化空间的深度转型, 整体呈现渠道功能弱化、空间价值凸显的发展现状。

受数字化阅读普及、线上购书低价便捷、碎片化阅读习惯养成等因素影响, 读者群体持续分流, 传统售书模式承压明显, 但实体书店的文化价值与场景不可替代。

未来, 实体书店卖书的渠道功能仍会保留, 但逐步弱化, 阅读空间功能将进一步强化, 兼顾纸质图书沉浸式阅读与数字阅读配套体验; 社交属性持续拓展, 成为读者交流、文化联结的重要场景; 以社区为核心的活动空间价值持续释放, 通过读书会、作者分享、文创体验、亲子共读等常态化文化活动, 锚定本地社群需求, 打造城市与社区的“文化公共客厅”。

与此同时, 实体书店的外在形态与内在气质也需要持续升级, 更加注重空间设计的艺术性与主题特色, 摒弃千篇一律的同质化布局, 在装修风格、陈列方式、场景营造上形成独特辨识度。

同时, 可深度挖掘并结合属地文化遗产资源, 将地方历史、民俗风情、非遗技艺、地域文化符号融入书店空间与运营内容, 打造兼具在地性与文化感的特色书店, 让书店不仅是阅读场所, 更成为展示地域文化、传承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 以文化特色与艺术美感吸引读者重回线下、驻足体验, 实现可持续复苏。更可以与当地博物馆合作, 把书店空间开到博物馆里, 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也可以把博物馆的微展览开到书店里, 形成互补。

王颺: 过去纸质图书是唯一的阅读载体, 人们想要购书、读书, 只能前往书店。如今很多城市的报刊亭基本消失, 大家获取新闻、信

息的习惯没有改变, 只是全部转移到了线上, 整体阅读习惯发生了变化, 这也是实体书店客流减少、读者分流的主要原因。

面对这样的变化, 书店需要重新调整自身定位, 更多承担起“城市文化客厅”的功能。同时阅读空间可以向社区延伸, 目前国内社区小型书屋、社区书店数量较少, 但大众有就近阅读的实际需求。各地已经有不错的实践, 比如, 云南打造“一平方米书店”, 让书籍随处可见; 广西也在大力建设社区小书屋, 把阅读空间搬到居民身边。

无论时代如何改变, 实体书店的功能依旧不可替代。书店能够聚拢人群, 开展各类读书活动, 有一种独特的阅读氛围感与仪式感, 方便大家面对面交流、深入探讨。除了个人的阅读, 也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感悟, 这种书店氛围, 是线上阅读无法替代的。

未来的书店不只是单纯的购书场所, 更要成为人们交流的空间。还可以借助现代科技打造沉浸式阅读场景, 比如科幻、童话等主题场景, 改善阅读体验, 增强群体读书的仪式感, 让年轻人觉得读书可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也是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在数字化趋势下, 实体书店面临深度转型调整, 传统售书模式已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消费体验的需求。同时, 随着网络出版形态及付费环境的培育壮大, 读者大规模向线上及数字阅读转移。究其原因, 一是数字化阅读快速发展, 电子书、有声书、网络文学等数字阅读形态的快速发展, 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 二是大众休闲娱乐形式多元化, 纸质书深度阅读时间持续压缩; 三是图书电商让购书更加便捷, 同时折扣更低, 实体书店在购书方面对读者的吸引力在减弱; 四是部分书店业态、经营模式较为单一, 未能很好满足大众多层次、多元化的文化消费需求。

推进实体书店复苏, 须跳出单纯卖书的思维, 走复合化、特色化发展道路。依托全民阅读政策扶持, 打造城市公共文化空间, 探索研学、沉浸式文化空间等新业态, 通过提升书店的体验感、交互感, 增强对大众吸引力, 让书店重新回归群众文化生活主场。

翁淮南: 当前实体书店, 尽管“局部回暖”, 但是“总体萎缩”是大势, 是不可逆转的, 因为数字阅读可以更加高效地获得信息。我们应该适应这种变化, 抓住数字化时代带来信息洪流的机遇, 让自己强大起来。

我们不能将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对立起来。我工作的图书馆, 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比值在拉大, 更多的文博人选择了数字阅读。数智化时代, 传统阅读分流到数字阅读, 这其实只是工具和载体的变化。

当然, 实体书店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这就好像有了电视机还有人听收音机一样, 实体书店不仅是一个卖书的场所, 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 是能让人们静下心来阅读的专属场景, 更是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 在全民阅读、书香社会建设中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

但是实体书店特别是小型书店要转型, 以适应数智化时代变化。每次走进超市、电影院、加油站、充电桩和高铁站、机场就会想, 若有一个小型或微型书店该有多好啊。近年来, 很多中小规模的实体书店纷纷倒闭, 但像新华书店、中信书店、西西弗书店这样的头部书店, 已经跳出了单纯“卖书”的模式, 向文化空间、复合业态、体验消费转型, 努力寻找新的生存路径。

(下转4版)